

投稿類別：史地類

篇名：

探索敬字亭之變遷—以竹田鄉西勢村文筆亭為例

作者：

黃心屏。國立潮州高中。高三 10 班

指導老師：

黃世民老師

壹、前言

敬字惜紙，一直是客家人的傳統禮俗。記得國小，老師常帶我們去文筆亭，並說：「在文筆亭拜拜，祈求這裡的神明，會給你增長智慧。」後來的教師節，又再度拜訪文筆亭，聽說在願望符上寫上自己的願望，並放在護身符裡，一直帶著它，便會實現。上了高中之後，課業的繁忙，似乎遺忘了守護莘莘學子的文筆亭。本文想藉由相關敬字亭的專書和學術論文，加以現場走訪，來探討並了解文筆亭的起源及其文化內涵。

貳、正文

一、敬惜字紙的起源

文字和紙張的發明，可說是人類文明發展最重要的里程碑。有了文字和紙張後，人類的知識不但得以累積，也更容易傳播，透過知識傳播，不但讓整個人類文明大幅進步，生產力也得到大幅的提升。所以，當倉頡造字時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」，最能表達文字發明後，對世界產生多麼驚天動地的變化。至於其他任意撕裂、塗抹書本，以及丟棄字紙等行為，更是對聖人的大不敬；即使在路上遇到被遺棄、汙穢的字紙也必須撿拾起來，經洗滌清潔並予曬乾之後在焚化經過焚化後的字灰，仍是「聖蹟」處理上還不能有絲毫馬虎。（張志遠，2006）

文字是溝通天地的媒介，掌握文字運用能力的人，加上文字傳承知識的功能，故在民眾心中具有「神聖性」。在傳統四民社會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」對多數讀書人，不外是熟練文字，更提升了個人事業及社會地位。（吳煬和，2009）在讀書不普遍的社會，能接觸到字紙是件不容易的事。

二、台灣的惜字發展

（一）風俗

台灣為移民社會，明清時大量內的移民來到台灣，各種風俗意隨之而來，其中包含惜字風俗。而且在台灣開發的初期，由於印刷業不發達，教育也相較於中國內地不普及，因此，敬惜字紙的風氣反倒在中國地區為盛。清代，台灣各地方的讀書人，會共同出資設立敬字會，雇工撿拾字紙，而撿拾的字紙的人一般稱為「撿字紙的」，他們會用扁擔挑著字紙簍，字簍外圍寫著「敬惜字紙」，沿街收拾字紙，家家戶戶就將家中字只拿出道人字簍內。（張志遠，2006）

（二）客家人與敬字文化

在台灣，敬字亭雖然不是客家人所獨有的建築物，不過，由於客家庄多分布土地貧瘠的丘陵地帶，自古生活困苦，唯有靠讀書出仕來改善生活環境，養成了客家人「耕讀傳家」的傳統。因此，客家人常說：「第一等人是忠臣孝子，第二等人是耕田讀書。」將讀書是為光宗

耀祖的最佳方式。(張志遠, 2006)

敬字文化與客家人對於惜敬字紙的崇拜,認為客家老祖先對於文字能表傳遞人們的感情,文字也具有文字靈,文字和紙張發明後,之事足以累積、傳承,此敬字風俗所展現的一個族群文化現象與生存哲學,敬字亭除了當成焚化字紙的場所,實際上也因為民間信仰的多樣性及實用價值而產生許多不同的功能。(詹羚葳, 2015)

(三) 敬字亭的功能

「敬字亭」是敬字風俗的最具象徵。以前只單焚化字紙,但因民間信仰與功利思想的加入,再與道教與風水之結合。尤其開始有祭祀儀式之後,敬字亭似乎也承擔了鎮邪避煞、扭轉命運、保佑文運昌榮的功能。(張志遠, 2006) 易言之,在村莊矗立的敬字亭,其實是有很大的功用。

三、送聖蹟的儀式

清代,聖蹟亭遍布全台,惜字紙的風氣相當盛行,送聖蹟的活動蔚為一的盛事。凡是聖蹟亭焚化的字紙所留之灰燼,統稱「聖蹟」,蓋其為盛賢之裡所遺留殘蹟之意。平日有專門的人來收藏、清理、焚化,並且有專門的烏是來儲藏,有既定日期來祭祀活動,並於規定日期送之河海,如此過程則稱「送聖蹟」,俗稱「送字紙」(蔡慧怡, 2001) 原來早在清代,就有如此嚴肅、莊嚴的活動;在台灣,現在還是有人也傳承,但是在少數地區,但沒有澆熄熱鬧的氣氛,以及絡繹不絕的信徒來參訪一年一度的活動。

而舉行「送字紙」的日期,以每年農曆正月十五日,或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誕辰當日,或是三月二十八倉頡盛但這幾日最常舉行。「送字紙」活動時,都是「士庶齊集」「鼓樂喧闐」「燈綵鼓樂,及一時之盛」,不但讓地方上的士紳、讀書人衣冠齊集,並由居民共襄盛舉,然後以鼓吹、儀仗,奉文昌帝君神像及制字鮮師倉頡牌位,將「聖蹟」送到海邊、河流放流。一般間隔的時間愈長愈隆重,有恭請聖先師牌位同行,也有請當年新科拔貢生騎白馬作前導,在表現出對「送字紙」儀式的重視,藉以彰顯「敬文重字、崇尚文峰」的精神。(張志遠, 2006)

三、西勢文筆亭

關於敬字亭與文筆亭兩者之不同,「**通常都是敬字亭改建成文筆亭,未曾有過文筆亭改成敬字亭的案例,可以說文筆亭是一種新興的文筆崇拜。**」(戴文鋒, 2014) 六堆的客家庄一開始都是「敬字亭」,後來才有「文筆亭」。一般來說,「敬字亭」是惜字敬紙,專門是焚燒字紙的文化功能,而同樣具備焚燒字紙的功能「文筆亭」,則是為了祈求文運而改建或新建的。

(一) 建立

據文獻記載，此亭是由西勢「覺善堂」的神明文昌帝君暨四聖軍飛鸞降乩指示建造的，內容大致如下：「作文制字之星，普天之下同沾其化，其力人也，字字如珠，士、農、工、商時刻接用，……。然尊其教育必重其文，有敬惜字紙之謂也，字奶聖賢之面目，建字紙免入灶門，物遍地而踐踏，物誌汙穢之所，人能存心收拾，焚化惜字爐中，……。」於是指派漢學者宿陳松榮先生扶龍募款「敬字亭」。(陳貞貴，2003)西勢文筆亭是由敬字亭改建而來，建於1946年，落坐於竹田鄉西勢村與六巷村的交界處。

(二) 改建

一開始是敬字亭，現貌經民國69年改建而成，三層塔身分別於上層供奉魁斗星君，次層供奉至聖先師，面層供奉關聖帝君，直到民國87年(1998)，才在前方另建一座結合金爐、字爐的敬字亭，在這之前似乎是被當作一般廟宇來祭拜，雖然時代變遷，但祈求讀書順利，考運昌榮的風氣依舊不減。(曾國峰，2014)

西勢文筆亭毗鄰溪龍福德祠，亭、祠相互輝映，是六堆地區最完整，也最具代表性的文筆亭。此亭的行至十分完整，呈「文房四寶」俱全的意象。(張志遠，2006)



圖一、西勢文筆亭 (筆者攝)



圖二、西士伯公壇 (筆者攝)

(三) 建築構思

文筆亭前的荷花池，看起來像一方「硯臺」；文筆亭塔頂為筆，大地為紙、字爐內字紙焚化的灰燼為墨，形成筆、紙、硯、墨「文房四寶」。而荷花池的荷花，象徵讀書人需具備出淤泥而不爛的風骨，更希望讓庄內讀書人，風生水起、魚躍龍門。(張志遠，2006)

文筆亭和福德祠前，各有一座六角形三層金爐，但文筆亭的金爐，底層「字爐」為燒字

紙之用，中層「金爐」為燒金紙之用，是一座兩爐合一的字爐；頂層有一小小神龕，供奉著「天官賜福香座位」的神位，神為兩旁有「巍巍乎天德，浩浩然神功」的對聯。各牆面皆有模製的圖案，屋簷並有剪貼裝飾、整體感覺稍嫌過度華麗，有失文雅意象。(張志遠，2006) 當純農業的生活逐漸進入工商社會，文筆亭的外觀不但從樸素轉為華麗，而且愈來愈寺廟化，也已具備了寺廟的功能。



圖三、毛筆設計的屋頂（筆者攝）



圖四、字爐（筆者攝）

參、結論

經過現場的走訪與資料的探討，方了解傳統的客家人從前敬字惜紙之生活態度，以及「惜字亭」在有拜有保庇的觀念下逐漸轉型，似乎已被同樣具有焚燒字紙且兼具祈求文運的「文筆亭」並立或取代。從探討得知，竹田鄉西勢村的文筆亭，起初是敬字亭，而傳統敬字亭大多使用葫蘆燕尾脊，象徵福氣與權位；文筆亭則以毛筆的造型，來象徵文筆並祈求文運，以孔子、魁星之文教神祇崇拜，再加關公、觀音等之民間信仰祭祀，其外觀之發展也愈來愈講究，愈來愈華麗，也逐漸小型寺廟化。

肆、引註資料

張志遠（2006）。**台灣的敬字亭**。台北縣：遠足文化。

詹羚葳（2015）。**敬字亭的文化意涵與保存研究**。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：碩士論文。

蔡慧怡（2001）。**台灣惜字風俗之研究-----以南部六堆客家村為例**。國立臺南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：碩士論文。

戴文鋒（2014）。**屏東縣誌**。屏東：屏東縣政府。

吳煬和（2009）。**文教、信仰與文化建構—台灣六堆敬字風俗研究**。國立東華大學民間學文研究所：博士論文。

曾國峰（2014）。**六堆客家聚落變遷與新的文化意涵之研究---以中堆西勢庄為例**。國立屏東大學科技大學客家產業文化研究所：碩士論文。

陳貞貴（2003）。**覺善堂（玉清宮）暨文筆亭沿革誌**。屏東：覺善堂。